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五十三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梅

謄錄監生臣祝然

冊府元龜卷四百五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翻覆　怯懦

翻覆

擇善而從見幾而作君子變通之道也徇利忘義先貞後黷小人翻覆之行也若乃當百六之會遇屯夷之世王綱絶紐戎馬生郊九州瓜剖以豆分羣雄豹變而鵲

起走原之鹿逐之者非一止室之烏瞻之者靡定于斯時也則有居爪牙之列總旗鼓之任以英豪自處以方畧相高畜其濟難之謀示兹伏順之節勇冠羣類名動鄰壤而有情深猜忍志在覬望或因緣沮衂或憑恃險阻或負釁以懷懼或乘隙以逞志繇是姦慝之迹斯露飛揚之勢莫返淪胥以敗咎將誰執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斯之謂矣

後漢高峻安定人為隗囂將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安定

高平縣有第一城　光武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繇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内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坻及囂死後據高平畏誅堅守

吕布字奉先獻帝時司徒王允以布為奮武將軍興平元年曹公東擊陶謙其將陳宫説陳留太守張邈迎吕布為兖州牧據濮陽曹公引軍擊破之布東奔劉備時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

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為術報恥功一也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為曹操所敗（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韋休甫弟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兖州尚依袁術術借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强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惟此止當駱驛復

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饑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為已害為子求婿布復許之

魏孟達初為蜀宜都太守與副將軍劉封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達與桓階夏侯尚親善文帝末桓尚皆卒達

自以羈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機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

公孫淵明帝時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吳嘉禾元年淵稱藩於吳大帝二年春正月大帝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

苟在同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
太守燕王久脅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
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
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
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
有慶兆民頼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
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
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

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江表傳載大帝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憝作害平民海內分推羣生堙滅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之今日亂又甚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兢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旌仗鉞翦除兇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因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覩變審於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勳巨績侔於古人雖若竇融背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有夾輔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並啟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不世之略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

德不報令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為燕王使
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
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圭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
錫冢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
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
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
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君務在勸農
嗇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
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
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遠人回面莫
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畧官方任賢顯
直措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馬整
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
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擒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忠勤有効溫恭為德
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

哉敬兹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　舉朝大臣自丞相雍以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帝終不聽臣松之以為大帝愎諫違衆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愎之慮宣達錫命乃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闇塞實為無道　淵果斬彌等送其首於魏沒其兵資大帝大怒欲自征淵江表傳載大帝怒曰朕年六十凡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於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淵後又遣使謝吴自稱燕王求為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于魏曰大司馬長

史臣郭昕參軍臣柳浦等七百九十八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巳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尺寸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奬登名天府並以駑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愬寃郡在藩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貴

諷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虔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霞没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畧聚烏合之民埽地為業威震燿于殊俗德澤被于群生遼土之不壊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遺度則郡早為丘墟而民係於虜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既薨殂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

心京華翼翼虔恭佐國平亂効績紛紜功隆事大勲藏
王府度康當值武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
降身委質早已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焉乃慕託高
風懷仰盛懿也皇帝亦虚心接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
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土地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
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
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
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

萬民為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覩羅結遐方勤王之
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
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絶叛不念舊怨纖纖往來求
成恳好淵執節彌固不為利回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
懼丹心未見保明乃畢辭厚幣誘致吳使梟截獻馘以
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
顧敵讐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絶彊吳之歡昭事魏之心
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兹武功誕錫休

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
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禄位不虞一旦横被殘酷惟育養
之厚念積累之効悲思不遂痛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
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逸不虔於是致武不聞
義國反受誅討蓋聖主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職則修
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
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
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甘猶當親覽憎而知善

譊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使知所繇若信有罪當
坐三宥若不改悟計功減降當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
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況於人類吏民
昧死挫辱王師淵雖寃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
奔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光
元年遼東屬國都尉寵奮受二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
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
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儻謬承矯制乎臣等

議以為刺史興兵揺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上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懐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鎛伐薪制梃改桉為櫓奔馳赴難軍旅成行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棄怨而不怒比遣勑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于畢命投死

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騖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知死況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曁陛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舉履誦詠明文以為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耻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伯業詩美文王萬邦作孚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為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為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

兵彊可以横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為九州表方今二敵闞闟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寔如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況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于荒裔之土出于主賓之中無大援于魏世隷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敬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

當萬死惟陛下俯(?)崇既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恃

梁侯景初為後魏河南大行臺文帝大統十三年正月齊神武薨文襄嗣位文襄與景有隙景不自安遣使請舉河南十六州附西魏七月景又密圖附梁時周文帝為西魏柱國大將軍知其謀悉追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叛入梁

後魏夏侯道遷初仕南齊為南譙太守歸國為驍騎將

軍戍合肥道遷棄戍南叛
北齊司馬世雲為頴川刺史侯景反世雲舉州從之景
於渦陽敗後世雲復有異志為景所殺
彭樂驍勇善騎初隨杜雒周賊知其不立降爾朱榮從
破葛榮于滏又為都督從神武與行臺僕射于暉討破
羊侃于瑕丘後叛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及爾朱榮遣
大都督侯深擊樓樂又叛樓降深神武出山東樂又隨
從

王琳在梁為湘州刺史及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詧琳乃為梁元帝發喪三軍縞素遣别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為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遊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尅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

梁劉嗣彬知俊族子也幼從知俊征行累遷為軍校及

知俊叛以不預謀得不坐貞明末大軍與晉王對壘於
德勝久之嗣彬率數騎奔于晉具言朝廷軍機得失又
以家世讐怨將以報之晉王深信之即厚給田宅仍賜
錦衣玉帶居一年復來奔龍德三年冬從王彦章戰于
中都擒之晉王笑謂曰爾可還予玉帶矣遂誅之
後唐康延孝北塞部落人初隸太原因得罪亡命于汴
梁末帝時頻立軍功段凝率衆五萬營於王府延孝時
為先鋒指揮使率百騎來奔莊宗得之喜解御衣金帶

賜之問梁之兵機延孝備陳利害莊宗平梁頗有力焉
漢杜重威為魏博節度使高祖起義晉陽重威首獻誠
款及入汴移領宋州重威拒命不行朝廷命上將高行
周督衆問罪帝親討之聲云駕至即降尋命給事中陳
觀喻旨使其歸命及至城又閉關阻之繇是六師憤激
內粟漸空而守陴者雜以僧道掠米糧以給其食士庶
稍一事違其命者必族而食之左右思變咸欲加害懼
而請降與妻孥相次而出帝以宿舊釋其罪命守太傅

居班

怯懦

夫專分閫之權處建牙之任訓必勝之衆練賈勇之夫致討不庭用威不軌必在見危致命臨難忘身彰敢死之名顯盡忠之節者也若乃昧遠大之畧懐顧慮之疑聞强敵而斯退知勢弱而遂逃俾失衆心蔑有鬭志與彼折軾於車下投蓋于稷門者異矣辱命挫威將何以塞其責歟

子元楚大夫也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秩之門桔秩鄭遠郊之門也子元鬭御疆鬭梧耿之不比為旆子元自與三子特造旆以居前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鬭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后為反禦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鄭內道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內城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趙羅晉大夫也趙鞅禦鄭師遇於戚將戰郵無卹御簡子衛太子為右郵無卹王良也登鐵上鐵丘名望見鄭師衆太子

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獲其蠭旗蠭旗旗名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

孟孺子洩魯大夫也孟懿子之子武伯彘齊國書帥師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戰于郊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宵諜曰齊人遁諜間也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二子與孟懿子同車子羽銳敏子羽顏羽銳精也敏

疾也言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戰口不言 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

趙鞅晉大夫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

子玉使服而見之子玉陳瓘也釋囚服服其本服 曰國子實執齊柄

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敵晉 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

自將往戰 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子玉

荀瑶晉大夫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駟弘

子 㪟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

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 召顏涿聚之子

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及濮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仗戈（製雨衣也）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漢楊僕為樓船將軍武帝元封四年坐為將軍擊朝鮮

畏懦入竹二萬箇贖完為城旦

後漢周魴為護羌校尉明帝永平十三年秋與西羌迷唐戰周魴還營自守明年魴坐畏懦徵

陳瑀為揚州牧袁術為曹公所敗於封丘南入投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攻術于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

焦和為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黄巾寇暴和務及同

盟俱入京畿不暇為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董卓將戰于滎陽敗績黃巾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氷丸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蓍筮嘗陳于前巫祝不去於側人見其清談如雲出則混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為丘墟也

韓馥為冀州牧渤海太守袁紹以渤海起兵將以誅董

卓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馥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遂遣使奉章請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為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頴川荀諶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曰為之奈何諶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于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

舊且同盟也當今為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于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絶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

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遂領冀州刺史

晉卞敦為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泗元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石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郡多為所陷竟以畏懦貶秩三等為鷹揚將軍

王澄為荆州刺史益梁流人俱反推杜弢為主澄出領軍擊杜弢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冲叛于豫州自稱荆

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尚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

麴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時劉曜攻北地允次于晉白城以救之曜聞而轉寇上郡允軍於靈武以兵弱不敢進

劉波為冠軍將軍南郡相時苻堅弟融圍雍州刺史朱序於襄陽波率衆八千救之以敵彊不敢進序竟陷沒

波以畏懦免官

鍾雅為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為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拒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

荀羨為北中郎將初段龕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業慕容恪討之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龕遣使請建業請救穆帝遣羨赴之憚彊遷延不敢進

司馬流為左將軍率衆拒蘇峻前鋒遇于慈湖流性怯

懦不閑軍旅時率水部兵二千南上遇賊懼形于色臨陣方食不知口處問左右曰吾口何在旣而合戰敗遇殺

桓冲為車騎將軍時苻丕等寇襄陽攻朱序又遣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于江陵冲擁衆七萬為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

劉邁劉毅兄也宋高祖起義師誅桓玄時邁先在京師事未發數日高祖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為内應邁外

雖酬許內甚震懼安務見其惶駭慮事必泄乃馳歸時玄以邁為竟陵太守邁不知所為便下船欲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懼封邁為重安侯既而嫌邁不報安務使得逃去乃殺之

後秦楊伯壽為姚興將時仇池公楊盛擾祁山興遣趙琨與伯壽討之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弗進琨衆寡不敵為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

宋江夏王義恭總督諸軍出鎮彭泗時後魏太武自瓜步北走經彭城城下過遣人語城内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義恭大懼閉門不敢追慮虜期又至議欲芟麥翦苗移民堡聚衆論並不同義恭之議遂寢

任農夫為左衛將軍時桂陽王休範在江州有異志朝廷慮其下以農夫為輔師將軍淮南太守戍姑孰以防之休範尋率衆向京邑奄至近道農夫棄戍還都

周嶠為冠軍將軍時元兇劭弒立隋王誕舉義誕檄又

至嶠素怯惶恛不知所從為府司馬丘珍孫所救

殷孝祖為兖州刺史撫軍將軍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統王玄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

南齊張瓌為光祿大夫明帝方疑大司馬王敬則以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為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將吏三千人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事平瓌復還郡為有司所奏免官削爵永元初復為前將軍及義師下東昏假瓌節戍石頭義師至新

亭壞棄城走還宮

梁曹景宗為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魏軍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耀軍遊獵而已及司城陷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高祖寢而不治徵為護軍將軍

元慶和為將望敵敗退武帝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䶉鼠遂徙合浦

陳吳明徹為武州刺史天嘉元年周將賀若敦率馬步

一萬奄至武陵明徹不敵引軍還巴陵

北齊孫騰為尚書左僕射時西魏遣將寇南兖詔騰為南道行臺率諸將討之騰性恇怯無威畧失利而還

李神儁孝明末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時葛榮南逼神儁憂懼乃故墜馬傷脚仍停汲郡有詔追還

傅靈慶父融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不能署武將蕭斌王玄謨寇碻磝時融始死玄謨雖引靈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内所焼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

令左右輦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追還弑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材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于山澤之間

賀悦征蠕蠕為别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級當斬贖為庶人

冦猛為羽林中郎從高祖征南陽以擊賊不進免官

尉世辯槃之子也周師將入鄴令辯率千餘騎覘候出

塗口登高西望遥見羣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
比至紫陌橋不敢迴顧

後周庾信初在梁為東宫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
簡文帝令信率宫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
信以衆先退

隋段達大業初為金紫光禄大夫帝征遼東百姓苦役
平原祁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聚為羣盜攻陷城邑郡
縣不能禦帝令達擊之數為金稱等所挫亡失甚多諸

賊輕之號爲姚後用卿令揚善會之計更與賊戰方致
克捷還京師以公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以達留守涿郡
俄而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刁兒聚衆十餘萬自號
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于時盜
賊旣多官軍惡戰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頓兵
饋糧多無克獲時皆謂之爲怯懦
唐裴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拒宋金剛于介州戰始合
寂棄軍而走兵遂大潰復令鎭撫河東地寂恇怯無捍

禦之才唯發使駱驛催督虞泰二州居人勒入城堡焚其積聚百姓惶駭復思為亂

張瑾為羽林將軍復遇突厥來寇瑾不敢戰保于幽州高祖以其年老拜冠軍將軍優以散秩

張亮為滄海道行軍大總管進兵屯于建安城下營壘未固士卒多樵採賊衆奄至軍中惶駭亮素怯懦無計策但踞胡牀直視而無所言將士見之翻以亮有膽氣故衆情稍安其副總管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衆擊賊

破之太宗亦知其無將帥之材而不之責

韋挺為太常卿先運糧河北旣失支度令除名從軍會

李勣擊破蓋牟城詔挺統兵鎮守城去大軍百有餘里

與高麗新城鄰接高麗大兵或鼓譟至其城下挺素無

威畧不堪其憂乃貽書於道術人公孫常置詞怨望常

以他罪自殺於其囊中得挺所與常書太宗詔挺問之

對多不以實太宗尤責讓之乃以宿經驅策不忍加誅

授朝散大夫守象州刺史病卒

韋待價為安息道大總管以擊吐蕃待價既無統領之材遂狼狽失據士卒饑餓多轉死溝壑時人寃之

李子和為靈州總管既絶梁師都又伺突厥間釁遣使以聞為處羅可汗候騎所獲處羅大怒囚其子于外第子和自以孤危甚懼乃拔戶口南徙詔以延州故城居之

武懿宗為金吾大將軍則天萬歲通天中契丹賊帥孫萬斬寇河北命懿宗為神兵道大總管以討之軍次延

州及聞賊將至冀州懿宗懼便欲棄軍而遁

王君㚟判涼州都督時吐蕃寇陷瓜州執刺史田仁獻及㚟父壽殺掠人戶並取軍資及倉糧又進攻玉門軍及長樂縣仍縱僧徒使歸涼州謂君㚟曰將軍嘗欲以忠勇報國今日何不一戰君㚟聞父被執登陴西向而哭竟不敢出兵

杜鴻漸肅宗至德中為荆南節度使襄州大將康楚元張嘉延盜所管兵犯襄州城以叛刺史王政遁走嘉延

南襲荆州鴻漸聞之棄城而遁澧朗峽歸等州聞鴻漸出奔皆惶駭潛竄山谷後為黄門侍郎平章事代宗永泰元年成都裨將崔寧逐其帥郭英乂走死簡州代宗以鴻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道東川西川邛南等道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鴻漸出駱谷有謀曰相公駐車閬州遥制劍南數移牒述英乂過失言寧有方畧寧腹心攝諸刺史者皆奏正之命寧及將校不疑然後與東川節度張獻誠及諸賊帥合議數出兵掠擾寧既

數道連出兵未經一年寧兵自然耗少寧窮必束身歸
朝此上策也鴻漸畏懦計未決會寧使至辭禮卑敬且
送繒錦數千萬鴻漸貪其利遂至成都日與判官杜亞
楊炎將吏等高會縱觀軍州政事悉委寧仍連表聞薦
先時張獻誠數與寧戰獻誠屢敗旌節為寧所奪朝廷
因鴻漸之請加寧成都尹兼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
軍司馬

崔光遠乾元中為魏州節度使使將軍李處崟拒賊賊

大至處璧敗投告光遠賊隨處璧至城下反間之曰處璧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乃腰斬處璧處璧素善戰衆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懼魏州城自祿山反表知秦能元皓等皆繕完之甚堅峻光遠不能守遂突圍夜渡河而南兵士多死没馬既歸朝不罪之

劉德信德宗朝為神䇿應援淮西招討使時李希烈德信統招召子弟軍戍陽翟德信以賊接近不敢至率衆赴汝州其後陽翟河陽皆陷

杜彦先為鹽州刺史貞元二年十二月吐蕃來寇彦先使以牛酒犒之吐蕃謂曰我欲州城居之聽爾率其人而去彦先乃悉衆奔鄜州吐蕃遂陷鹽州

蘇太平隴州將也貞元三年吐蕃圍華亭守將王仙鶴求救於隴州刺史蘇清沔清沔令太平率一千五百人赴之及中路其遊騎百餘没于賊太平素恇怯寡謀遽引衆退歸

韓全義出自行間少從軍事竇文場及文場為中尉用

全義為帳下偏將典神策兵在長武城貞元十三年為神策行營節度長武城使代韓潭為夏綏銀宥節度詔以長武兵赴鎮全義貪而無勇短於撫御制未下軍中知之相與謀曰夏州沙磧之地無耕蠶生業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戍卒鼓譟為亂全義踰城而免殺其親將王栖巖趙虔曜等賴都虞候高崇文誅其亂首而止之全義方獲赴鎮

孟準淮南大將也初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為

三軍所立詔淮南節度使杜佑兼徐泗節度委以討伐佑大具舟艦遣將先嘗之將渡淮而敗佑固境不敢進仍詔以徐州授愔

袁滋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韋臯歿劉闢擁兵自擅命滋持節安撫中路拜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劒南西川節度賊兵方熾滋懼而不進貶吉州刺史

杜淑良穆宗長慶中為滄德節度使時討幽鎮二叛遇賊輒揣其無勇每先犯之既陷弓高縣尋復奔敗喪所

持節貶為歸州刺史

李聽以文宗太和六年為徐州節度使聽有蒼頭在徐州為大將不欲聽至聽先使親民慰勞徐人蒼頭遂害使者聽不敢言因以疾辭改太子太保

後唐夏魯奇奏臣考限已滿乞差替人懼董璋侵噬故也

晉安崇阮仕後唐為夔州節度使時董璋寇峽内諸州崇阮望風遁走棄城歸闕待罪於閤門詔釋之

馬全節為鄴都留守少帝開運二年契丹趙延壽惕隱羸騎萬餘至湯陰而還議者以為如全節等軍秖在相州出精騎以躡之則破之必矣及延壽等退去之日並無一騎踵之失機斷矣

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少帝親駐澶淵延廣為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胸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冦既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廣喚我來相殺何不急戰一日高行周與蕃軍相遇於近郊以

衆寡不敵急請濟師延廣勒兵不出是日行周幸而獲免及冦近延廣猶閉栅自固士大夫曰昔與彼絶好言何勇也今冦至若是氣何憊也

漢杜重威為鎮州節度使契丹連年入冦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内城邑相繼破陷一境生靈坐受其屠戮重威任居方面未嘗以一士一騎救之每北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但登陴注目畧無邀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面行營招討使二年大軍下

泰州蒲城契丹自古北口廻軍追躡王師重威等狼狽而旋至陽城為彼所困會大風猛烈軍情憤激符彦卿張彦澤等引軍四出北師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更望複子乎遂收軍馳歸常山

張從恩為右金吾衛上將軍開運元年契丹前鋒至邢州鎮州杜重威遣人間道告急少主將親御六軍渡河會不豫乃令從恩鄴都馬全節河中安審琦等會合諸道之師屯於邢州初趙延壽陷皷城中多富族所得寳

貨之物延壽悉輸于契丹王之母北人貪利北主乃自將諸將繼踵至于元氏朝廷知之乃詔從恩等引師漸退軍中遽聞人情震懼乃引還殆無行伍或棄兵甲一路居人皆遭剽剝焚燒廬舍比至相州不能整肅繇是行人皆歸咎於從恩

冊府元龜卷四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百五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豪橫　奢侈　專恣

豪橫

夫作福作威凶于而國敗禮敗度戾於厥躬皆聖訓之格言寔人臣之明戒況乃總握兵要肅將天威慎固封陲詰誅暴慢誠當義以先衆恵以感人用宣戒詔克貞

師律若其不卹危難廢亂典常戕害生民圖報仇怨肎固滋橫崇侈無厭貪黷之心踰於谿壑凶忍之性甚於豺狼以至誣害良臣輕侮王室雖膏斧鉞汙鼎鑊蓋有餘戮矣

漢陳豨者宛句人也（宛句縣名也地志屬濟 宛音於元切句音劬）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皆屬焉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謂信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嘗告過趙（因休告之）

假而過趙賔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言屈已禮之不以富貴自尊大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賔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賔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

孫都封臨蔡侯太初元年子襄坐擊番禺奪人虜掠死

後漢曹破石中常侍節之弟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辯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

呼行杖人為五百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

公孫瓚為破虜將軍既破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謡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

蜀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内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毁傷巳者數人或謂

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大縱横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翺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吳潘璋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

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大帝惜其功而輙原不問
晉桓玄嗣南郡公在江陵甚豪横士庶畏之過於殷仲
堪玄曽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仲堪中兵叅軍劉邁曰馬
稍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
之仲堪為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
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為悔仲
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
宋高道慶初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男及建平王

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謀及事平自啟求增邑五百戶詔加二百并前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横所求無已有失其意者輒加捶拉或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蕭道成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劉瑀為益州張悅代之瑀去任凡所屬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可為張悅作西門客耶

陳侯安都遷司空加侍中征北大將軍自王琳平後安

都勲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數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刪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為之賔客齋内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簡閲收攝則奔歸安都世祖性嚴察深銜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驕横每有表啟封記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啟某事及侍醼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禊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

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啟便借供張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世祖雖許其請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各居羣臣位稱觴上壽

後魏王斤鎮長安假節鎮西將軍斤遂驕矜不順法度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漢川者數千家而委罪於雍州刺史陽文祖泰州刺史任延明世祖召問二人各以狀對世祖知為斤所誣遣宜陽公伏樹覆案

虛實得數十事遂斬斤以狥

爾朱榮為天柱將軍性好獵不捨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廻避虎豹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勲濟天下四方無事唯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

土混一海内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聞朝士猶自寛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較獵嵩原令貪汚朝貴入圍搏虎任出魯陽歴三荆悉擁生蠻北塡六鎭迴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戸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廵四方觀風俗布政敎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

爾朱兆為都督十州諸軍事其從兄弟世隆請閔帝納

兆女為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雒深示卑下隨其所為無敢違者

爾朱仲遠為大將軍督東道諸軍事兗州刺史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隆自專恣權強莫比所在並以貪虐為事於是四方解體

侯景為將所向多捷時北齊神武帝為魏相景總攬兵權與神武相亞

隋于顗為東廣州刺史尉遲迥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顗素不協顗將圖之因卧閤内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輙大驚即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賔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顗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顗所顗欻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遲迥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遲迥未平慮顗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

魚俱羅弟瓚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瓚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温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瓚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瓚於獄令自為計瓚至家飲藥而死

唐尉遲敬德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宫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

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嘗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嘗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絶然卿居官輙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飾無貽後悔也

劉玄佐為宣武軍節度豪侈輕財嘗厚賞軍事故百姓益困是以汴州將卒始於李忠臣訖於玄佐日益恣益横遂殺其將帥以利刼

于頔鎮襄陽地與蔡州隣吳少誠之叛頔率兵赴唐州

收吳房郎山二縣又破賊於溵神溝於是廣軍籍募戰士器甲犀利專以淩上威下為務又令孽男逼娶判官薛正倫嫡女人益怒之

盧從史為昭義軍節度狂恣不道至奪部將妻妾辯給矯妄從事孔戡等以言直不從引去

王士則為邢州刺史元和中鎮冀王承宗拒命裴度計士則王武俊之子其軍中必有懐之者故以士則臨邢州冀携承宗之黨且許以節制士則恃此頗不受節度

使鄜士美法制行止必兵衛自嚴雖謁士美而衛兵如常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見于辭氣士美惡之因密以狀奏而代之

盧彦威本浮陽牙將中和初節度使楊全政遣以本軍二千人入援京師巢寇平以功兼御史中丞全政委以大藩戎柄光啓中會魏博韓允中糾合滄海同攻鄆州曹全政乃遣彦威率軍攻齊州人情不樂其行將濟河彦威已登舟喻士卒曰此舉無名為應魏人故也且勝

則他人獲利敗則我軍受弊此乃師臣失策進不如退況楊相公寵任吳昌嗣擅作威福尅削三軍與公等可逐之以圖富貴方今天子播越處處擇帥安能捨其生而趣其死也軍旅欣然乃擁彥威而還以為留後全政歸行在殺吳昌嗣以徇衆昌嗣全政之嬖吏也奏為德州刺史不之任專掌軍政故致其害焉

李茂貞鎮鳳翔恃勲恣横擅兵窺向頗干朝政始萌問鼎之志矣既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

忠鳳州刺史浦存皆奪據其地奏諸子弟為牧伯朝廷不能制大臣奏議言其過者茂貞即上章論列辭旨不遜姦邪於兹附麗遂成朋黨朝政於是隳焉

梁楊師厚為魏博節度使初師厚以計謀敏幹深為太祖知遇委以重兵劇鎮他莫能及然而末年矜功恃衆驟萌不軌之意於是專割財賦置銀鎗効節軍凡數千人皆選摘騎銳縱恣豢養復故時牙軍之態時人病之承前河朔之俗上元夜比無夜遊及師厚作鎮乃課魏

人户立燈竿千釭萬炬洞照一城縱士女嬉游復彩畫舟舫令女妓櫂歌於御河縱酒彌日又於黎陽采巨石將紀德政以鐵車負載驅牛數百以拽之所至之處丘墓廬舍悉皆毀壞百姓望之皆曰碑來石纔至而師厚卒時魏人以為悲來之應末帝聞其死也於私庭受賀乃議裂魏州為兩鎮既而所樹親軍果為亂以招外寇致使河朔淪陷宗社覆滅繇師厚兆之也

成汭鎮荆門久之累官至檢校太尉守中書令封上谷

郡王然性本豪暴事皆臆斷又好自矜伐騁辯凌人深為識者所鄙

後唐楊漢賓前任為黔南節度使毆故開州刺史陵約男彥徽致損兼加拘縛令人點檢彥徽家業錢穀法司勘鞫漢賓款招情罪大理少卿康澄詳斷曰楊漢賓早列偏裨曾分茅土事若先於恕已理不在於尤人豈可忘姻婭之舊情憑官資之威力遽因毆擊顯致訟論自歸有過之門須舉無偏之道合該議減亦舉律文其漢

賔前任黔南節度使是三品使關八議准律減一等杖九十准名例律官少不盡其罪餘罪收贖罪少不盡其官留官收贖其楊漢賔所犯罪杖九十准律贖銅九斤准格每斤納錢一百二十文從之

晉景延廣為侍衛親軍使天福八年十二月契丹南攻九年正月陷甘陵河北儲蓄悉在其郡少帝大駭率六師親駐澶淵延廣為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胸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

張從賓初鎮靈武加檢校太傅受代入覲會車駕東幸留雒下警廵曾逢留司御史於天津橋從兵百人不分路而過排御史於水中從賓奏其醉而入水其克傲多如此皇甫遇初仕唐應順清泰中累歷團練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歛為務其幕客多私去以避其累高祖入雒移領中山俄聞與鎮州安重榮為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咸以憸人執事政皆隳紊鎮河陽部内創別業開畆水泉以通灌漑所經墳墓之部民

以朝廷方姑息羣帥莫之敢詰
張萬進高祖有天下命為彰義軍節度使所至不治政
由羣下洎至涇原兇恣彌甚每日於公庭列大鼎烹肥
羜割胾方寸以噉賔佐皆流淚不能大嚼俟其他顧則
致於袪中又命巨觶行酒訴則辱之乃有持杯偽飲褰
領祴而納之既沉湎無節惟婦言是用其妻與幕吏張
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補一豪民為捕賊將後領兵
數百入新平郡境邠帥以其事上奏有詔詰之光載坐

流罪配于登州天福四年三月萬進疾篤月餘州兵將亂乃召副使萬廷珪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憾凌虐知其將亡謂廷珪曰氣息奄奄不保晨暮促移就第豈不宜乎廷珪從之萬進尋卒遂以籃轝祕屍而出即馳驅而奏之詔命既至而後發喪其妻素狠戾謂長子球曰萬廷珪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手戮之奚為生也廷珪聞之不敢往弔萬進假殯於精舍之下至轜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

漢李守貞晉開運元年五月為青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討楊光遠命符彥卿為副十一月光遠子承勲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於别第光遠有孔目吏宋顔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獻於守貞守貞德之置顔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隍必降德音洗滌瑕穢時樞密使桒維翰以光遠同惡十數輩潛竄未出搜索甚急故制書久不下或有告宋顔匿於守貞處者朝廷詔取顔殺之守貞由是怨維翰時行營將士所給賞賜守貞盡

以黲茶染采蔓藥之類分給之軍中大恐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首級目之為守貞頭懸于樹以詛之守貞班師加同平章事以揚光遠東京第賜之守貞因取連宅庫營以廣其第大興土木治之歲餘為京師之甲

奢侈

夫泰而無驕富而無侈者鮮矣矧乃握兵之要為王之爪牙分閫之重實人之司命其位尊而志意既滿功成而寵利自居以富貴而驕人謂勳庸之在已不能懼而

思降得之若驚侈心遂萌厚祿自奉忘敗度之欲窮有生之樂靡克戒盈鮮復綏禮放而無節居之晏然難與語夫保功名慎終始之道矣其有負磊落之竒節猶或懷侈靡之驕志至於豪縱不已傾奪相尋亦無悔焉斯可戒也已

蜀劉琰為車騎將軍封都鄉侯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吳呂範為前將軍揚州牧範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

賀齊為安東將軍鎮江上督陜州以上至皖齊性奢綺所乗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

諸葛融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督公安宛陵侯瑾子也瑾卒融襲父爵攝兵業駐公安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

晉王濬為鎮軍大將軍濬平吳之後以勲高位重不復

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

紀瞻為領軍將軍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

陶侃為荊州刺史都督八州軍事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竒寶貨富於天府

宋沈慶之為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興郡公慶之年滿七十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携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

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閈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興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産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十萬穀萬斛以始興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數十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遊無事盡意歡愉非朝賀不出門

南齊劉悛為冠軍將軍持節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

梁羊侃為軍師將軍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

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儛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勑賚歌人王娥兒東宫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艖𦨷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楊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

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
而好賔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寛厚有器局嘗南還
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
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挂意命酒不輟孺
才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
夏侯夔為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性奢豪後房之妓妾
曳羅縠飾金翠者亦有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勢自高
文武賔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

曹景宗為領軍將軍好内妓妾數百窮極錦繡

後周李遷哲安康人世為山南豪族為大將軍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遷哲累世雄豪為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閒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閽閽守護遷哲每鳴笳道從往來其間縱酒歡宴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

隋宇文述為左衛大將軍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

求取之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
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比
李渾太師穆之子為右驍衛大將軍襲封郕國公旣紹
父業日增豪侈後房曳羅綺者以百數
唐郭孝恪為安西都護及征龜茲以孝恪為崑丘道副
大總管孝恪性奢侈踰度在軍中床帳什物皆飾以金
玉嘗以遺大總管阿史那社爾社爾不受太宗聞之乃
曰二將優劣固不待言也孝恪為寇虜所屠可謂自貽

伊咎

馬璘為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璘久將邉軍屬西番寇擾國家倚為屏翰前後賜與無筭積聚家財不知紀極在京師治第舍尤為宏侈初天寳中貴戚勲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為嬖臣楊氏馬廐矣及祿山大亂之後法度隳弛内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時謂木妖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他室降等無幾及璘卒於軍子弟護喪歸

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稱故吏爭往赴弔者數十百人德宗在東宮宿聞其事及踐阼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毁璘中堂及内官劉忠翼之第璘之家園進屬官司自後公卿賜宴多於璘之山池一說大厯十三年作乾元觀其地在皇城南長興里本璘之宅璘初創建是宅重價募天下巧工營繕屋宇宏麗冠絶當時璘臨終抗表獻帝帝方心懷罔極欽崇道福以其當太祖城形勝之地墻宇新潔遂命為觀

郭英乂為劒南節度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驢擊毬製鈿驢鞍及諸服皆用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為笑樂未嘗

問百姓間事人頗怨之兵馬使崔旰因人心為亂殺英乂

李抱真為昭義軍節度時天下無事乃大起臺榭穿池沼以自娱

杜亞為淮南節度使盛為奢侈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前者為勝亞乃命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為羅綺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不濡亞本書生奢縱如此

王鍔爲荆南節度使鍔起兵閒因緣際會累居大鎮厚殖財貨營第宅頗逾侈又請京兆府籍坊以廣亭榭陳敬瑄爲神策軍統軍使乾符中出鎮西川輿馬之侈人皆惡之

後唐王鎔爲鎮州節度專制四州高屏塵務不親軍政多以閹人秉權出納决斷聽其所爲皆雕靡第舍崇飾園池種竒花異木遞相夸尚人士襃衣博帶高車大蓋以事嬉遊藩府之中當時爲盛

朱守殷天成中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與諸貴要近臣宰執交歡宴會時集於府第復妓侍盈室

毛璋為華州節度使以平蜀功授邠州節度璋既家富於財又有蜀之妓妾驕僣自大事多不法

錢鏐為兩浙節度在杭州垂四十年窮奢極貴錢塘江舊日海潮逼州城鏐庀工鑿石填江平江中羅剎石悉起臺榭廣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會江山之雕麗實江東之勝槩也

康義誠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馭軍無方畧又鄙於財賄雒中天門街東起第夾道房廊數里歌妓之作罕召賓佐自娱而已

晉王建立為青州節度性好華既至治所息於正寢翼日而出寢達於屏音雅百有餘歩以錦繡二段易而蹈之其不率制限皆此類也

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馬歩軍都指揮使既罷兵權出為雒都留守兼侍中由是鬱鬱不得志亦意契丹强盛國

家不濟身將危矣前汴水萁一第占其全坊在雒又起邸舍園池為水南之甲所積巨萬車馬妓樂無不稱是但縱長夜之飲無復以憂國為心

張筠為永興軍節度奉詔殺偽蜀主王衍衍之妓樂寳貨悉私藏於家及罷歸之後第宅宏敞花竹深邃聲樂飲膳恣其所欲十年之内人謂為地仙

馬希範為湖南節度封楚王擅二十州之征税車輿服玩池館第舍頗事華靡壁璫軒檻率以金銀為飾所造

九龍殿垂珠簾繡幕帷帶懸金香囊流蘇盤中花果金枝玉葉妓房歌室朝夕蘭薰其子城門構五鳳之狀女墻之上起行樓

專恣

夫授律而行鑿門而出軍旅之事雖可以從宜朝廷之法所宜乎慎守茍異於此罪必隨之其有彊埸未寧攻戰是屬始則期於靖亂終則肆其不軌曁萌震主之威乃成滅身之漸或雄武自伐窺覦於非望或彊愎不悛

拒絶於規正乃有擅移營壘專置參佐議事明庭之下面比官聨挺歛飲會之間坐凌宰輔葢以小人之量被君子之器豈獨王綱之斯壊必將家世而云絶良可哀矣可不戒乎

漢董卓字仲頴拜前將軍封𣵀鄉侯兵威漸盛以久不雨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

魏曹爽為大將軍毀中壘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羲司馬宣王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

諸葛誕為鎮東大將軍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之誕有自疑心時司馬文王新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為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啟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為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為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為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攻刺史樂綝殺之

吳諸葛恪輔政加荆揚州牧督内外諸軍事遣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耀威淮南驅畧人民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内惟失計而耻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

朱異有所是非愔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愔不能用策馬奔䰐䰐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愔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畧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愔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讟興矣晉茍晞為青州刺史征東大將軍多置參佐轉易守令王浚惠帝時為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盜賊蠭起浚為自

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
恕延及趙王倫簒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遏絶
檄書使其境内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
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興兵
内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
石堪為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
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
泉水上薊城内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

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
繇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
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
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旛詣浚降遂斬之
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
討穎以主簿祁弘為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
浚乘勝遂尅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
浚命敢有挾藏者斬之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

荼毒自此始也

張輔為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乂以河間王顒專制關中有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顒於是沈等與顒戰于長安輔遂將兵救顒沈等敗績顒德之乃以輔代重為秦州刺史當赴顒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

斬異議者即收兵伐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為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

桓溫哀帝時為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溫以既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後移鎮姑孰乃自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或卧對親僚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及悉衆北伐慕容垂戰于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耻之築廣陵城移鎮之

後破慕容暐苻堅之軍温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於是用叅軍郗超之計乃行廢立孝武即位温入朝勅尚書謝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温既至以盧悚入宫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替慢罪也温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綱紀王彪之時為會稽内史獨不遣温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

王恭孝武時為輔國將軍兖青二州刺史安帝初會稽

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道子將行其說尋以恭為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偽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効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營見兵以為己府讒疾二昆

甚於讎敵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動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忘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頼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内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為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為吳國内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

貶詔不許

南齊徐世檦為輔國將軍時陳顯達反朝廷加崔慧景平南將軍都督衆軍事屯中堂而世檦專勢號令慧景備員而已

隋宇文述煬帝大業中為左衛大將軍貴幸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嗔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僚莫敢違忤

唐田季安德宗時為魏博節度使緒之嫡嗣也季安年

少守父業無他材能恣擊踘從禽聲色之娛其公事大抵徇於意非賔佐謀猷所及也

李茂貞鎮鳳翔昭宗乾寧二年茂貞與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等上表疏興元楊守亮納叛臣楊復恭請同出本軍討伐兼自備供軍糧料不取給于度支秪請加茂貞山南招討使名内臣皆不可其奏昭宗亦以茂貞得山南之後有問鼎之勢持之不下茂貞怒與王行瑜不候進止發兵攻興元累論招

討之命兼與宰相杜讓能中尉西門重遂書詞語詬詈凌蔑王室

晉景延廣高祖時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鎮河陽高祖晏駕與宰臣馮道等承顧命以齊王為嗣既發喪都人不得偶語百官赴臨未及內門皆令下馬頗有驕暴之失少帝既嗣位延廣獨以為己功尋加同平章事彌有矜伐之色帝幸其第進獻錫賚有如酬酢權寵恩渥為一朝之冠俄與宰臣桑維翰不協帝

亦憚其難制遂罷兵權出為雒都留守

漢史弘肇隱帝時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帝自關西賊平之後昵近小人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甚不平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諸伶官緋袍往謝弘肇弘肇讓之曰健兒為國伐邊寒冒暑未能偏有霑賜爾輩何功敢當此賜盡取袍帶還之官

冊府元龜卷四百五十四